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太字林宗

范曄又名泰故改爲此太鄭公業之名亦同也

太原界休人也

界休今汾州縣

家世貧賤早孤

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曰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林宗曰大丈夫

焉能處斗筭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善談論美善制乃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

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

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曰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

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

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

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

尺容貌魁偉褻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

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幅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中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



呂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

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

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

無道危行言遜敬猶實也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

惟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曰千數建寧元年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詩小雅也言不

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

建寧二年正月卒自以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同志者乃其刻石立碑蔡邕

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

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

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

去或曰問太始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

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始是

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

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

曰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

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色焉召顏涿聚

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

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

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

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也駟音子朗反遠瑗顏回尚不能無過

四葉

三葉

後漢六十八



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

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

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

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巳供其

母自巳草蔬與客同飯也草麓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

卒巳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也客居太原荷甌憶地不

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曰此異

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王即林宗見而拔

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巳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

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巳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熹與人報讐爲郡縣所疾林

宗乃訓之義方懼曰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勅後巳烈

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謝承書曰淑爲

弔旣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曰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

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

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淑聞之改過

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

六



必失後果已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已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已展離決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已此廢於時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已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已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已仕進顯季道當已經術通

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

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

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

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已成名謝承書曰太原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已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徵明也

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也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而林

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官從

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絕也其吏而去



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喪古膺每

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曰介於李

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

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身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

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

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廢病京師不通賓客

所辟召者輒曰詢訪之隨所滅否曰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曰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

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

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已罪廢

棄融益已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

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仙等三人音仙

曹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爲

主簿孔仙爲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病

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

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唯妻子可已行志但

卽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穎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

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

仕並曰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與音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

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故天下言

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府中聞

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

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曰單

車歸家劭常到穎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



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命品漢為腹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曰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無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時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時議曰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已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

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奇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豫章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



後漢書 卷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全漢書局  
影印

後漢書六十八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范曄 後漢書六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已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曰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曰探幽暗之實



忠臣不恤諫爭之患，曰暢萬端之事，是曰君臣並熙名奮百世也。  
 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  
 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曰來未聞善  
 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寇樂鄧萬代見桓紀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  
 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  
 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  
 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胡亥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嫪毐樂試胡亥於望  
 夷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  
 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  
 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  
 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  
 見理出。時謂即曰：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曰成

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劉祐、  
 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媽皓、苑康、  
 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  
 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膺。宜曰次貶黜，案罪糾  
 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  
 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  
 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則  
 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  
 因曰：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文反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  
 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  
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  
 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武



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鄩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曰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匆匆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曰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其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

蕃曰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已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曰此故宜悉誅廢曰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允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曰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討武蕃得書將發於是曰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曰所親小黃門山冰



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颺音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璿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已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吾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颺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複道使鄭颺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

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命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曰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廢騶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井四方織纖不可整嚙復嚙今年尚可後年破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翦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羣賢眾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織纖言姦惡不可理也嚙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破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礮音苦教反礮猶惡也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



騰少師事武獨殞斂行喪坐曰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  
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  
已死騰曰爲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  
劉表聞而辟焉曰爲從事使還竇姓曰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  
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飛矢曰  
傷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  
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徑至喪所曰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結音  
若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騰字  
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曰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  
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曰  
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請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  
備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曰此顯名黨錮解  
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

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穰人也封玄鄉侯太史奏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

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

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

等起曰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曰鎮

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曰功封慎侯慎縣屬汝

四年榮陽賊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

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臯拜苗爲車

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曰爲京師當有大兵兩

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

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

可曰威厭四方進曰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



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  
 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  
 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  
 介馬環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  
 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  
 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  
 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曰  
 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曰為元帥督司隸校尉曰下雖大  
 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  
 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  
 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兖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曰稽行期初何  
 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曰辯輕佻無

威儀不可為人主前書曰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  
 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  
 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  
 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僂疾也音任覽反因稱  
 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  
 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  
 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  
 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  
 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曰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為司徒  
 空孫湯為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  
 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顯  
 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



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曰碩  
 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其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  
 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  
 不從碩計而曰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  
 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曰其言語漏泄  
 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  
 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  
 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  
 后父也詩  
 大雅曰唯甲及人主崩未有諡故稱大行也前  
 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  
 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  
 與紹定籌策而曰其計曰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  
 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

共對事乎楚詞曰楚楚鮮明貌  
 也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曰為  
 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  
 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  
 將軍專殺左右擅權曰弱社稷太后疑曰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  
 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  
 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  
 傑使並引兵向京城曰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  
 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  
 官即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  
 曰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曰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  
 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  
 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曰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  
 持大阿授楚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



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職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皆曰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其從南陽來俱曰貧賤依省內已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結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已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已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

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惟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已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欵音許物反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曰太后詔召進入坐省問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憤憤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鳩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已下忠清者



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曰故  
 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  
 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曰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  
 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  
 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  
 九龍門及東西宮欲曰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  
 燒宮攻尚書閣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  
 走北宮讀音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  
 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  
 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  
 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  
 吏能為報讎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

董卓弟奉車都尉曼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  
 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  
 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曰攻省內張讓段珪等  
 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公卿  
 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  
 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  
 乃奉迎天子還宮曰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  
 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  
 迎羣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閣豎身死功頹為世所悲豈智不足  
 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  
 公所已敗於泓也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廢商久矣

及古明 毛氏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昏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言合人願道之屈矣代離凶困代更也

後漢書卷五十九

金陵書局印

後漢書六十九

七月十三日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范曄

後漢書七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眾之曾孫也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

少有才略

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

輔政徵用名士召公業為尚書侍郎

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遷

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疆

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曰大事

借音子夜反

將恣凶慾必危朝

廷明公曰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

卓曰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

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

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曰袁紹為勃



海太守曰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辭更對曰謬非謂無用曰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彊盛然光武曰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眾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名逸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孔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悍勇也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鯢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時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觸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頭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舟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

矢滿把不能中聊馬追之不能及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齊將田單攻之歲餘不下良平之謀可任曰偏師責曰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眾怙力恃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時止也曰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曰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也況其壯勇之士曰當安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而明公擁之曰為爪牙譬驅虎兇曰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瀉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曰膠固之眾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執猶曰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曰亂攻理者亡曰邪攻正者亡曰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曰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邴原清高直亮魏主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

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邴原清高直亮魏主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



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已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卓乃悅曰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眾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目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

侍中前書霸字次孺元帝師解見孔融傳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兒共食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膺膺字元嗣汝南人膺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遣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同也曰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常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焯後至焯音子坐中曰告焯焯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素性好學博涉多識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召名捕儉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



遇抵歸也融承傳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意謂曰

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也後事泄國相曰下密

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襄融送獄二人未不知所坐融曰保納舍

藏者融也當坐之襄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

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

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

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

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

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劔

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

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

因而禮之可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

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

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曰忤卓

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

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

張饒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

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

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璆音巨秋反又音求郡人甄子

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

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

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為賊管亥

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主也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



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為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贈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

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

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

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也 在郡六年劉備表領

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由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

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

乃奔東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

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者初太傅

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

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曰日磾字

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日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固奪不還後軍中十餘人使促碎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

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據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

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

日磾已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寧輯東夏

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日磾名為首附下

罔上前書曰罔下罔上者刑姦曰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鞏之

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顧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顧請諾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

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 宜僚臨

白刃而正色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鄉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告之故辭承之以

王室大臣豈得已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

秋魯叔孫得臣卒已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

子遂欲殺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節襄仲也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

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 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



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傳

楚申叔時曰人生敦龐杜預注龐厚大也吏端刑清端直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

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

繩之曰古刑投之曰殘棄殘其支體而棄廢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紂斯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尚書曰紂斯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而視之夫九牧

之地千八百君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

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

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

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高唐以叛趙高英布為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

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左傳初鬻權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是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左傳初鬻權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聞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信如卞和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

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別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

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琴操曰荆王封和為陵陽侯和

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曰淮寶得刑足離分史記孫臏與龐涓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

分去封立信守休芸公斷者不續豈不冤矣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

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龐明日為五萬龐明日為二

萬龐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

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

白書乃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

豎子之冤如巷伯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才如史遷李陵

為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報漢遂被下蠶室宮刑後乃著史記

達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是太甲之思庸尚

固云尚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國語中刑用刀鋸也南雎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

復歸于辜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陳湯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屠耆制魏尚之



守邊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赦尚復為雲中守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

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

郊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也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

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

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體謂國家之大體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

身為聖躬國為神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陛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主之尊

眾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也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

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曰杜塞邪萌

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鼠忌器

是曰齊兵次楚唯責苞茅左傳齊桓伐楚責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箕我欲敗之

易為不言善敗之王者無敵其敗當也

前曰露衰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

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峭漸之狀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邊絕詔命斷盜貢篚

招呼元惡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筐也書曰厥篚玄纁城紉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書曰今商王受

郤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郤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部鼎在廟彰孰甚焉部鼎部國所作也桑落瓦解其執可見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臣愚曰

為宜隱郊祀之事曰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帝傷

其早歿欲為修四時之祭曰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

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曰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

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

四帝是也梁懷王封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

未聞前朝修

之

子

高

帝

是



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曰為諸在沖斷聖慈哀悼

禮同成人加已號諡者宜稱上恩稱音人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

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初曹操攻

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

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連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

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始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為迎取之融乃

與操書稱武王伐紂已賜周公如音丁未反又音且紂之妃有蘇氏女也

耳後操討烏桓建安十三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

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肅慎

木也今遠左有楛木狀如則葉如榆也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

武遂窮厄也丁零盜武牛羊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

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禮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

耀地列酒泉之部人著旨酒之德竟不干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觴無以堪上聖燗噲解尼鴻門

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厥養東迎其玉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

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耐飲一斛無以決其

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舖糟醪取困於楚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昔曰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

義誰喻以讓夫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既見操雄詐

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又嘗奏宜準古王

畿之制千里寰內不巳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操疑其所

論建漸廣益憚之然已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

大業山陽郝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浦江表傳曰獻帝嘗

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承望風旨曰微法奏免

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意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

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益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

尚書曰舜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為朕史記曰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於此是萬

國若要離焚妻子以狗吳李漢紀信乘黃屋誑楚之類也破家為



范唯一餐之德必報故鼂錯念國遭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為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

鄧禹威損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宿守恂邑一人爭權相

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子糾與桓公

為小介介猶藉芥也公法雖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

中夜而起無音舞憮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

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

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曰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

君羣小所搆玃為入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

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

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山陽與魯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

美欲已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

者黜退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父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

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也孫誠無所至也晉侯

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曰為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

十九

十九



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無劔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導一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效以事君者吾所能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

**負韓信貧賤准陰少年** **榆次之辱** 史記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去 **不知貶毀之於** 韓信之令信出勝下

**己猶蚊虻之一過也** 蚊音文虻音蚊虻之誓過未以為害 **子產謂人心不相似** 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焉吾豈敢謂子而如吾面乎

**或矜執者欲已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 同其如面焉吾豈敢謂子而如吾面乎

**鑑不欲令酒酸也** 鑑累土為之以居酒食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鑑故名鑑字或作鑪酸者怪其故問所知問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繫壺往沽狗迎斲之酒所以酸而不售 **至於屈穀巨瓠堅**

**而無竅當已無用罪之耳** 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樹吾無以此瓠為也將棄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

**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郝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 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乃使卻穀將中軍 **不輕公叔之升臣也** 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文

**知同其愛訓誨發中** 言曹公與已同愛郝慮 **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 春反見論語

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

**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 賢吏謂慮也 **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

**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 職本中大夫職在 **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吾** 言議故云閑職

**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 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 **融聞**

**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

**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曰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曹操既積嫌忌而郝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 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視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 **枉狀奏融曰**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

**星之後而見滅於宋** 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無劔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導一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效以事君者吾所能也

己猶蚊虻之一過也蚊音文虻音董蚊虻之暫過未以為害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或矜執者欲自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

鑪不欲令酒酸也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甕四邊隆起二面高如鍛鑪故名鑪字或作鑪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楮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至於屈穀巨瓠堅

而無竅當已無用罪之耳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割吾無以此瓠為也將棄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

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郝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乃使卻穀將中軍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蒯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為大夫僕音七

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已同愛郝慮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春反見論語

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慮也賢吏謂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

職本中大夫職在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融聞

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曰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曹操既積嫌忌而郝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有

後漢書



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誇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誇毀也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冠帶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說文曰瓶缶也字書曰瓶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曰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兒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書曰曹操探為司空威德口盛融故以善意書疏促融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從之及被害

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曰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

是曰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紆音舒解也緩也盜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

高志直情其足曰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園委屈可目每其身後謂曹不受禪也



生哉

國即劉字音五九反前書音義曰謂謂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靈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曰品庶每生

慄慄焉皜皜焉其

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慄慄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荀彧字文若

袁宏漢紀或作郁

潁川潁陰人助陵令淑之孫也

明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

父緄為濟南相

緄音古本反

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

唐

日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

彧曰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顒名知

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

亢父縣屬梁國

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

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

避亂密西山中

密縣西山也

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

四面通也

天下有變

常為兵衝密雖小固不足曰扞大難宜亟避之

亟音紀力反

鄉人多懷土

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

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

待彧曰上賓之禮彧明有意數數計數也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

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

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

此之

曰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

九年又為操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彧守甄城

甄城縣名

陰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鄧音絹

任曰留事會張邈陳宮曰兗州反操

典略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

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誦彧曰呂

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

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

東郡太守夏候惇等止之

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

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

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

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

不令其有去就

也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彧無懼意知城

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說范東阿

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



郡今濟州縣也三城謂甄使固其守卒全三城范東阿也呂待操焉高祖距項羽常一年陶謙死操欲遂取

徐州還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

深根固本呂制天下進可呂勝敵退足呂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

濟大業將軍本呂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

平定山東也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

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孰麥約食稽穀

呂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

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

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

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其

為表裏堅壁清野呂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

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呂權一時之勢

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孰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

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

許眾多呂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唯恣唯肆怒貌唯音火季反又火佳

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下假

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漢高祖為義帝編素而

子蒙塵義帝北而事之今項羽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自天

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今鸞駕旋軫鄭

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

奉主上呂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呂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呂致

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

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呂或為



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或又進

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或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及鍾繇郭嘉

魏志嘉字奉孝潁川人也威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乃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陳羣杜襲襲字子緒潁川人荀彧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謀祭酒魏國建為侍中司馬懿戲志才等懿字仲達皆

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韋康為涼

州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袁紹既

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滎陽降既而悔之而紹與

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驍養放橫父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

力不敵曰謀於或或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

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眾曰攻許操

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或曰袁紹地廣

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審配逢紀

姿環傑權略多奇許攸字子遠

盡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

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

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

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在袁紹

傳操保官度官度節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與紹連戰雖勝而軍

糧方盡與或議欲還許曰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或報曰今穀食

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曰為先

退則執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臯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公曰十分居一

之眾言與紹眾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益其喉而不得進已半

年矣據首冠檢謂情見執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

乃堅壁持之遂曰奇兵破紹紹退走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

年操曰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曰計問



或或對曰紹既新敗眾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  
 紹收離糾散也乘虛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  
 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曰為冀州所統既廣則天下易  
 服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  
 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  
 宇守其兵眾今若一處被侵必謂曰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  
 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  
 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  
 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  
 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眾寡糧單圖欲  
 還許尚書令苟或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也起發臣心革  
 易愚慮堅營固守微其軍實微也音古堯反遂摧撲大寇濟危曰安紹既

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  
 移臣議故得反施冀土左傳南轅反施杜預曰重門前大旂克平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  
 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曰自百各規利人百其勇也臣眾怯  
 沮曰喪氣也沮止也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執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宛  
 豫仇軍深入踰越江沔沔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為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  
 二策曰亡為存曰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  
 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謂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  
 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縱或作縱兩通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  
 其功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或  
 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況  
 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之於或也雖慕魯連冲高之迹



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將為聖人達

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仰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

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呂正司或先

策或曰今華夏已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呂掩

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討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

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

義兵呂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呂德不

宜如此事遂侵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

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遺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

二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并燕其曰臣素卑賤懼之問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

所曰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臣今當濟江奉

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天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

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

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呂為

重書奏帝從之遂呂或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

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或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操饋

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七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

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

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鄭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

上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

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

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稱事高擢軍使祭禮畢或

請問太祖知或欲言指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

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講樂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趙岐注孟子曰荀

君乃越河冀問關呂從曹氏開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崇明王

後漢書



略曰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已就違正之謀乎言或本心誠仁為己不肯漢也

任期紆民於倉卒也紆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已致非命豈數也夫世

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已為中賢已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

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已衛賜之賢一說而

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

斃吳既勝齊與魯爭強魯果敗吳越能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初越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

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魯但其事不兼濟也方時運

之屯邇易曰屯如遭非雄才無已濟其溺功高執強則皇器自移矣謂

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已成仁

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揮金僚朋揮散北海天逸

音情頓挫逸氣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

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欲誰佐也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全宋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

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霸陵臨

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長或奉事黃老道畜養弟

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百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

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曰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

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

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

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曰白土書京城

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

州及右司



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自中常侍封諤徐奉等  
 為內應約呂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  
 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曰周章下三公司隸使  
 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  
 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  
 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幟音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音蛾  
 魚綺反即蟻字也論賊眾多故以為名 殺人呂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  
 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  
 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  
 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大谷  
轅轅在洛陽東裔旋門在汜水之西召羣臣會議嵩曰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廢  
 馬呂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呂嵩為左中郎

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  
 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  
 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  
 有奇變不在眾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  
 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  
 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無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絲束矛其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  
 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乘城苜音巨說文云束苜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  
 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面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  
 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  
 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  
 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  
 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



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眾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已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哺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眾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蘇屬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已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眾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已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

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王謂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已動智者因幾已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已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王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受鉞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已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已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梅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豐頊羽使武涉說韓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背漢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

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討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淮陰指搗足曰震風雲叱咤可曰興雷電搗即麾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抵積抵音紙擊也崇恩曰綏先附振武曰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闞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曰致力女子可使褰裳曰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曰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曰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曰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

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曰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發病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曰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曰先為不可勝曰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



餘孫子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

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

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

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

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

賊眾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眾

勿迫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眾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蠆有毒皆左

況大眾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

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曰整擊亂非窮寇也遂

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

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曰兵委嵩卓不從嵩從

子廓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

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

此逆命也又曰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

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曰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

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專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奏

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曰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

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

曰漢室微弱闖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

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

來西曰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令海內徵兵

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

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



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曰大義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其坐使免嵩因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曰下皆拜曰屈嵩風音諷謂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備音服說文曰備牛乘馬備古服字今河朔人猶有此言備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為前將軍嵩為左將軍俱征邊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固有志但燕雀自不知及卓被誅曰嵩為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曰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理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李催作亂嵩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人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為業雋曰孝養致名

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曰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曰備雋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規被錄占對雋為備錢以解其事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曰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聞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羣賊並起牧守軟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雋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童僕之屬合五千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



宣揚威德曰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曰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為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曰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眾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曰趙弘為帥眾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邯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郢都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為亞卿後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齊王奔亡七十餘城雋討潁川曰有功効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

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曰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曰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曰勸善討之足曰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曰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眾懼不自安復曰孫夏為帥還屯宛中雋急攻之



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西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餘級賊遂解

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曰為光祿

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

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請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加位特進曰母喪去官起家復為將作大

匠轉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

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作大

汝豫汝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晒

之徒九州春秋晒作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

者為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菓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須

之貌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

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

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眾至百萬號曰

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破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

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

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

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雋為光祿大夫轉屯

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曰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

實忌之及關東兵處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

雖惡雋異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曰為己副使者拜雋辭不

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曰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

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

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

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

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曰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卓



後入關留雋守洛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既而懼為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引農楊懿為河南尹守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曰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為傕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雋汜作亂雋時猶在中牟陶謙曰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曰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熹熹音巨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實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國家既遭董卓重曰李傕郭汜之

禍幼主劫執忠良殘傲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曰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曰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顛顛故相率厲簡選精悍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執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曰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雋止不出留拜大司農



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

留質雋等雋素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已上將之略受賑倉卒之時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

戎有受賑賑官社之內也爾雅曰舉大事動大舉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

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

立王子闢為王王子闢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闢曰吾聞衛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

侯者非惡其位以繁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

高率楚眾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袂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

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告也故梁衍

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

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師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豈天之長斯

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

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

華嶠諸序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八餘為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

已不有焉斂策不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

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已歸全者其致

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不居雋捷陳穎

亦殞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爾猶云句吳之類矣言肅王命竝邁屯蹙蹙猶

蹙也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金陵書局藏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一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范華 後漢書七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其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曰遺之由是曰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為羌盜賊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鞬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鞬鞬為羌胡所畏植帝末曰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己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己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

一葉

董卓

二葉

及古閣



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

洽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涼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合

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扶以到護

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各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

為遂允改為章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

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曰卓為中郎將副左車

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曰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

召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記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

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邊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

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曰衛園陵章遂亦進

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

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曰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

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

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

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

其運道將軍曰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

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

反斷慎運道慎懼乃弃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

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

度水中偽立隄曰為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

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

鰲鄉侯邑千戶鰲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郃音台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

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

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

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



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

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

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

問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使督統諸部忠恥為眾所脅感恚病死

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為少府

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

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傲腸

狗態言羌胡心腸傲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傲作慝方言云慝惡也郭璞曰慝慝性也慝音芳列反思音芳于反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

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問上朝廷不能制頗曰為慮及靈帝復疾璽

書拜卓為并州牧令曰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

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

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曰觀

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

乃私呼卓將兵入朝曰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

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

之甲曰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鍾鼓者警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怙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

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劫

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

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

及禍亂之事卓曰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曰與太后同族

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擄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



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曰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處略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屢在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眾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曰為政皇帝闇弱不可曰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曰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曰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也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百一十七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

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皇后誡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遷於永安宮遂曰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鄒侯傳音直總反鄒今岐州縣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曰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日牢澆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



駕其車重載其婦女曰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

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曰充鑄焉鍾虞以銅為之故賈

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虞前書音義曰鹿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鸞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橋卓亦取之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

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內毋無輪郭不磨鑿時人曰為秦始皇

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

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

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

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璠璠字仲遠武璠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徐人皆書名范曄父名泰避其諱耳長史何顒等曰

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

士多所顯拔曰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為兗

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英雄記伋字公緒潁川張九州春秋伋為肖

咨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為孫堅所殺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

伍瓊周璠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

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眾十餘萬卓

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

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

璠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

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璠而彪琬恐

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曰不及為罪卓既殺瓊

璠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

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



幸焉便時謂時日吉便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

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

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

呂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

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

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呂布纏裹倒立於地熱

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

呂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

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

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

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

口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

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

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

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

新安澠池間呂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

為也唯孫堅小說文曰憊思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

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典略曰熲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遷熲迎中郎

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呂禦山東卓諷朝廷

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袁反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

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轡時人

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為爪形也轡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轡

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竿畫轡

竿摩謂相通近也今俗以事千人者謂之相竿摩

呂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兄

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

口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

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



孫雖在髻鬣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  
 乃結壘於長安城東曰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  
今案塢舊其高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  
周迴一里一百步曰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卓卓施帳幔飲  
 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  
 其眼目曰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  
 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曰  
 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  
 袁術交通遂答溫於市殺之曰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  
 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  
 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曰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  
 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眾未有

不斷斬曰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

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

賈期後至穰苴斬以徇三軍郵音緝

魏絳戮楊干

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

今若縱之

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

慎

漢官儀曰濫穰人

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

及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

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

忿卓凶

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曰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曰

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

大詬

詬罵也

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

磔車裂之也音

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

曰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

磔車裂之也音

謀誅卓

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津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

有人書呂字

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持以示卓卓不

知其為呂布也

三年四月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



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  
 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  
 事使瑞自書詔呂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肅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  
 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  
 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曰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  
 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  
 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壽李黑等偽作宮門衛  
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主簿田儀儀字作景九州春秋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  
子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之馳齎赦書曰令宮陞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  
 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  
 弟粲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乃尸卓  
 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

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  
 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繒縠素奇玩積如丘山初  
 卓曰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呂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  
 張濟英雄記惟北地人劉艾獻帝紀曰惟字稚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因  
 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曰詔  
 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  
 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  
 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  
胡共取其金并催汜等呂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  
珠斬首詣長安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催  
 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曰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  
 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卓  
之入洛陽



謂以太尉掾為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陳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催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

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已攻長安為董公

報仇事濟奉國家已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

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已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

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眾已為然於是共結盟

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

豐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揚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榮戰死軫已眾降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千餘萬與卓故部曲

樊稠李蒙等合袁宏紀曰蒙後為催所殺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

有叟兵內反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引催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

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袁山松書曰允

謂催等口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催等不應自拜署催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

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

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雷霆震卓

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家戶聞大風暴雨水流入子出之棺向入

天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聞大風復破其家催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

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催汜稠共秉朝政濟出

屯弘農已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

辭乃止更已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没人庶

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

催所枉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情請收之

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

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



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于尉失官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

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

隴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馬之子前涼州刺史种

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曹洪有隙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能

攻隴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隴既而復與騰合隴

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

安五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

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

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笑語良久軍還利告

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

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催等

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

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

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千萬人相食啖啖音徒白骨委積臭

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出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

者無限帝疑賦卹有虛賦卹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

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旨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

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

會刺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由是諸將各相

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紀曰李催設酒請留汜止宿汜其懼與催婢

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

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繼將數千人圍宮呂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

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

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其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



奈何如是遲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問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催將張苞張龍謀誅催汜將兵夜攻催門候開門內汜兵包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帷簾中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寮盛夏炎暑不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入因乏便就催索糗米五斛牛骨五具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催汜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

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音佐又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得已免催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惟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詠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百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袁宏紀曰濟使太官令孫車駕即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郭汜等兵乃却既度橋士眾咸稱萬歲李催出屯曹陽白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曰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承獻帝靈帝母太后之姪 汜等竝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郾定奉承不



聽汜恐變生乃弃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尙書郎郭

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

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袁宏記曰熲與楊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

也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人熲營天子信之遂露刃於道而承承定

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

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也奔荊州而張

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

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弃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

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

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

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天子遂

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問使至河東招故白波

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

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

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

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

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

惟記經營叫呼更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引農人也

自以此東有二十餘里非高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為陝食知其危險故河師猶時有

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

高十餘丈乃曰緝縋而下縋音直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

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曰戈擊披之斷手指

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當山太守胤楊彪董承

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傕兵所掠奪凍溺死



者甚眾既到大陽止於人家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陽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藏在其界今住穴

尚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千人

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

公卿曰下封邑為列侯邑字交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

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曰

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譏謔以為笑者將或遣

婢詣省間或齋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嗔呼罵也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

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

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

羸者相食二三年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

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

楊安殿張楊曰為己功故因曰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樵故民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

作竝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

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曰張楊為大司

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

董承竝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委之反于亂政事董承患之潛

召兖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曰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

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曰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

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

太守袁宏紀曰詠議郎侯所尚書馮碩侍中蓋崇討有罪也對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冲種輯尚書榮射鍾繇尚書郭博御史中丞董承彭城相劉艾馮羽韓馥東郡太守

楊承議郎羅邵伏德趙梨為列侯賞有功也曹操曰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

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轅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

于陽城山峽中大敗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問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

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為張宣所殺胡才李樂



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  
 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熲  
 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高縣之曰段熲為安南將軍封閩鄉侯閩鄉今魏州縣  
 也說文闕今作閩流俗誤也四年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闕布楊欲醜殺楊以應曹公曰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  
 己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  
 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  
 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韓遂與馬騰  
 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為亂  
 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竝開府後徵段熲為大鴻臚  
 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  
 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

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端之子也弟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

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為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

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敘屯  
 歷城阜少長詣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敘歎悲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  
 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勸從阜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冀歷城得敘母罵之  
 曰若肯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而日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  
 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密  
 首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

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

建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護軍魏太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曰虓闕為情詩大雅曰虓如虓虎因遭崩剝之執剝猶亂也

實剝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彝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夫曰

刳肝斲趾之性刳剖也斲斬也紂刳剔孕婦剖比干之心斲胡涉之脛則羣生不足曰厭其快然猶

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曲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秦蔡邕何顛苟爽等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路之徒問於路



曰盜亦有道乎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人先勇也出後及殘寇乘之倒

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山傾海殘寇謂崑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崑版蕩之篇於焉而極

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曰人生實難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二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過剝

成災易曰大過棟樑本末弱也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也尚書方夏崩沸

王輅兵纏魏象周禮中車氏掌王之五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後漢書七十二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二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七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祖父嘉光祿勳虞

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

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

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自蔬儉率下遷宗

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

連懸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

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

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

烏桓之眾已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

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

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

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



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召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曰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已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

秦

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夙猶初也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言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曰朝廷幼沖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曰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戮力同心音力竭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曰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斬獲論功封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

後漢七十三



盧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閒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  
 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  
 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  
 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  
 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  
 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瓚  
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  
 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  
 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  
 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  
見獻帝紀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言告東曹掾右北  
 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曰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

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  
 年冬遂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曰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  
 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  
 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曰武臨之瓚必  
 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曰緒臨事沮議遂斬之曰徇  
 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曰同  
 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  
 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  
 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  
 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  
 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  
 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



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已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墳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曰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曰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墳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曰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墳云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家世二千石瓚曰母賤遂

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

其才曰女妻之魏志曰侯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

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

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

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

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

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

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

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

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

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

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閒勃海入平

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棄妻

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

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

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阮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

城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



邊寇每聞有驚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曰夜  
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  
馬曰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晝  
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  
埽滅烏桓而劉虞欲曰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  
黃巾三十萬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  
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  
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  
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  
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  
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為流矢所中死瓚因  
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曰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

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著張禮曰導人設刑曰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國  
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措枉而專為邪媚招來  
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於  
河內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為亂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  
燒平陰河津冀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曰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進竄逃亡忝  
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  
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  
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也董卓恨紹起兵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  
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  
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曰為印  
璽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早



昔亡新僭侈漸曰即真亡新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

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善賂遺財貨與其飲食剋會期日攻鈔

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

造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曰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

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曰貪怙合反

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曰母貴羊

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

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

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齊侯盟于

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重耳為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

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公

伐荆楚曰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

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臣雖闕茸名非先賢闕猶下

也闕音吐孟反非音八勇反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輒

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庶績桓

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曰所

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曰相結而範遂背紹領

勃海兵曰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

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

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

水水在幽州薊縣界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

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

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

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日室如懸野無青草

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



何恃而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楛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  
不恐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  
 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曰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  
郡續漢志曰屬河間清苑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已燕國閭柔素有  
 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  
 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  
 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  
 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  
 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  
 人退走瓚微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  
 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曰法

害之常言衣冠皆自曰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  
 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  
 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自鐵為門斥去  
 左右男人七歲自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  
 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自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  
 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  
 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  
 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  
 力耕自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  
無覆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自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  
 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自斷  
 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自猶能相



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  
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  
瓚眾日蹙乃却築三重營曰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  
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  
喪亂僵屍蔽地言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  
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  
烏戾歸人涪水陵高潘音丑六反喻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曰告急父子  
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曰隰起火為應吾當  
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  
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即此書如期舉火瓚曰為救至遂便出戰  
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  
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

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入於危必同其難豈可已獨  
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袁紹戰死鮮  
于輔將其眾歸曹操操曰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  
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  
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  
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之謂歟故論引焉劉虞守道慕名曰忠  
厚自牧牧養也易曰卑以自牧美哉平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閒同情共力  
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糾收也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曰臨羣雄之隙合  
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少為諸生  
人怒曰陶家兒遊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取為之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曰謙為徐州

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

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開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

安東將軍封深陽侯深陽今宣州縣也深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

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曰

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

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閭宣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

後遂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

城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退保郟操攻之不能克乃

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

今泗州

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

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與

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

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音

側格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

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

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曰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

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

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曰賓禮融利

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曰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

朱皓入據其城後為楊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

字元達琅邪人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

聞

聞

聞

聞



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曰衛國伯珪疎曠武才  
趨猛趨音去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為梗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全漢書局所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三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子譚

後漢書七十四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

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

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家廬六年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

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轂填接街陌文說

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

呼紹曰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

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紹為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

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

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

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袁紹

劉虞

後漢書



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涪于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誅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董卓擁制疆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指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為赤旄而奔冀州董卓購募紹時侍中周秘城門校

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已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曰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邳音口浪反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召勃海起兵已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馥字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記曰孔伋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璋橋玄族子先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已討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



師者盡滅之

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大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

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毋班將作

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

等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廚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

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費鼓此何恃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志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若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讐亡人

袁術亦執

殺陰循惟韓融曰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

為報州郡蜂起莫不曰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眾恐

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

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曰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

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為

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兖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且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盡可得置封書

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呼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

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夫舉大

事非據一州無已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

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

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已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

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魏志云諝荀彧之弟說馥曰

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

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

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

如也諝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王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其

與馥得此大懼歸咎于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并



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已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恒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傳曰且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惟馥在後獨武純仗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已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乘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

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上崩瓦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

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

子送印綬已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已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已存國今欲與卿勦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已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木姓諸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慶陶牛角為飛矢所中創且死大會其眾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性剽悍連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已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



吾心也 卽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

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略多奇紹軍之敗也上崩奔走徒眾略盡軍將皆撫膝而泣日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

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曰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

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微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

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

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因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

破黃巾還屯槃河兩雅有九河鈞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威震河北冀州諸

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

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曰為前

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州春秋曰還屯

宗城縣東有古界橋此城近枯也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

真入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整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卽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

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卻入空垣

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牆間邪促使諸弩

競發多傷瓚騎眾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

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

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曰書譬紹曰

趙太僕曰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曰和睦曠若開雲見

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費

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

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

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漆與洧方洧洧分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鄭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



西謂之洛津續漢志 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

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郭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

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

軍英雄記曰升故為內黃小吏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重輜重也載紹

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上

地斥鹵故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朝哥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哥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

朝哥鹿腸山蒼巖谷口朝哥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哥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

斬毒及其眾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文八等皆斬

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

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

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

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興平二

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

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

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

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曰討不庭誰能

禦之左傳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勸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官於諸侯今為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紹將從其

計潁川郭圖滄于瓊曰九州春秋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

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

鹿先得者王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

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

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

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諱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諱

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尙數稱於紹紹亦奇其



姿容欲使傳嗣乃已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死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慎子曰死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而過不能顧非不欲死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且年均已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曰嫡則擇立長年鈞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死分定之議若其不以德德鈞以下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已視其能於是已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已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夏五月天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為五乘之賓而把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為降霜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況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闢殺二十七八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墮而隅為之崩兒說死

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讐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

徹臣已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

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已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已鷹犬之功故授臣已

督司諮臣已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

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虎叱群

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澹市也左傳曰浹辰之間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為

基為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已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

後漢七十四



紹為前將軍封郡鄉侯 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

偷榮求利 滑泥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 則進可曰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

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敵血漳河

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眾數十萬登壇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甲之眾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揚太后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列忠良焚燒宮室悉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皇天濁穢薰后土神祇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與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 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

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

身獸之情猶知號呼 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見夫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喻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踴躍焉然後乃能去之 臣所曰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

小者至於燕鷲猶有嗚嗚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

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

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

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曰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

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捲

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

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曰來世作輔弼咸曰文德盡忠得免

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曰賊臣不誅春

秋所貶 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穿也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 苟云利

國專之不疑 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曰

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

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 左傳曰今尹南轅反是

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

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

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曰遠近

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

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

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捲

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

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曰來世作輔弼咸曰文德盡忠得免

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曰賊臣不誅春



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曰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曰攜有德也攜離也杜黜忠功曰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覬重禮曰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動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曰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唱然太息曰恬罪當白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起獻欵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白起太傅曰礪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礪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礪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礪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礪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志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策曰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

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曰臣今行權為費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若曰眾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戶鳩之平戶鳩鳩也詩國風曰戶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戶鳩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於是曰紹為太尉封鄴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為大將軍改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勲威者不拘常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



人禮含文嘉曰九錫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兼督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桓鸞春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督

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

子自近使說操曰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溼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曰就

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徒都之討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

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

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

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

盡袁為黃盾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曰從民心紹曰包白事示

軍府僚屬議者曰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曰

彌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曰審配逢紀統軍事

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

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

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

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

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

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勝之五倍則攻之今曰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曰伐

曹操其執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

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

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法令既行士

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

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

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

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



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曰霸  
 吳之所曰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  
 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曰  
 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淮南子曰國不可從  
下邳地音以之反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中御紹乃分授所  
 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  
 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曰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  
 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  
 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曰幾動斯其時也紹辭曰子疾未得  
 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曰嬰兒病失其  
 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  
 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曰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

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  
 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  
 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  
 虛迭出曰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人未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  
 曰為沮眾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曰制變忠臣慮  
 難曰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  
 夷之禍汗辱至今始自昔胡亥立趙高為丞相胡亥夢白虎齒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曰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  
 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



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  
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司空曹操祖

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饗養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為

為資悺音烏板反父嵩乞句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

及郭頴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悺之叔父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 outcomes 曹瞞傳

魏太祖於悺為從父兄弟也句亦乞也 因臧買位與金輦寶輪貨權門竊盜方音曰

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闇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謂

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標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謂

誅諸閹人無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官冒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

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

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兵

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中所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為呂布所敗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

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呂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鵠冠虎文衣授呂偏

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

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出封殺口而還事見左傳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海

內陸沈於厥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曰直言正

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

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

牧擇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知會張遼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

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亂突火出陣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

馬遂得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

黨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故復援旂環甲席

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左傳曰環甲執兵杜預注曰環甲也前書楊雄曰雲徹

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

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

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道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

則是我有大造於西 會後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

邊離局北鄙之警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離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



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

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湯者為外臺是謂三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

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

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道路曰

目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甚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

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

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

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

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寶皇

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

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

繳充蹊阮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罔是呂充豫有無聊之

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天下無道人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

無道之臣於操為甚莫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

縫左傳曰彌縫傲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

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曰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

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

河為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冀鄴以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

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

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湯者為外臺是謂三臺

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

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

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甚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

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

鉗以木銜其口也鉗

或作排音渠廉反

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

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

秦收下獄

劾以大逆

獄考實遂以策罷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觸



淮南子又莊子曰螻蟻怒臂以當莫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

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史記范雎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力慶忌夏育之勇也聘良

弓勁弩之執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身盡而良弓藏并州越太行紹甥高幹

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音居蟻反左傳曰晉人角雷震

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已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覆滄海而注燦

炭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

絕操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已拘質懼篡逆之禍因

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據陳琳

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

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流俗

本此下有陳琳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

之辭者非也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已與之曰執存則

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

懼焉授曰曹兖州之明略又挾天子已為資我雖剋伯珪眾實

疲敝而主驕將怯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

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秦姓姬周外方言蚩蚩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

斬之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紹乃度河壁延津南元

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寒之武帝作瓠子之沮授臨船歎曰上

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已疾退紹不許而意恨

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

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

公學北有高臺謂之官度臺紹進保陽武陽武今鄭州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

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

師宜徐持久曠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

師宜徐持久曠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



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進東西四十里為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為高檣起土山射營中

釋名曰檣檣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

持三尺繩曹操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車

今之拋車也紹為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為長塹呂拒之又遣奇兵襲

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

支軍於表呂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瓊等表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

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

為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會攸家

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

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

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問許攸來既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

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已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燬其糧穀寶貨斬督將卮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

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

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雋文河間鄭人也

則事去矣郭圖曰計非也不知攻其本營部曰曹公營兩攻之必不拔若與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斬又更請郃快軍

敗郃權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

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

其手曰孤言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眾聞紹在

稍復集餘眾偽降曹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

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

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

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十二年

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

後漢書上四正



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  
 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復自高復音平短於  
 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  
 忌不亮吾忠而吾數言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  
 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  
 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  
 念吾唯四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  
 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問  
 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官度之敗審  
 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  
 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紹遂召岱  
 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  
 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昆見也見魏志紹  
 曰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曰二子在  
 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

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  
 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厥血死獻帝春秋曰  
 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  
 巷揮淚如或喪親輿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備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  
 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未及定嗣  
 逢紀審配宿曰驕侈為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  
 隙眾曰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  
 為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四上

袁紹子  
劉表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紹子

後漢書七十四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郭郭之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



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  
曰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曰御四  
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  
崩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 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  
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  
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  
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 劉表曰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  
巨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 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  
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  
願等言太公者尊 之謂紹也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楚荆州也 魏冀州也戮力乃心共獎王室  
左傳曰同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 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  
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肩承統曰繼洪業宣奕世之德

履丕顯之祚

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

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願定疆宇虎

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

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棗窺人罔極構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譏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使

股肱分成二體匈脅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

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

相能也日尋干戈曰相征伐

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

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

時有之然或欲已成王業若周公誅 管蔡之類或欲已定霸功若齊桓公 殺子糾也皆所謂

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

於長世者也若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公羊傳曰紀侯大夫其國大夫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

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輔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



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含藥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

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逾讐國杜預曰違奔亡也且君子違難不逾讐國交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

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

世豈宜同生分諉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愆左傳曰段不弟故不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已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

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

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段結甲兵將襲鄭夫

人將啟之莊公遂置姜氏于城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願考叔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禮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而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兖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

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

忘常棣孔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

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遂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

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適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

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已假曠翔操知譚詐乃召子整娉譚女曰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鄴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

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



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楊曰受命以出有

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左傳曰天實剝亂也是曰周公垂

涕曰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季友獻欬而行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君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

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曰

續賢兄立我將軍曰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

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兩各畫地為蛇先成

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曲辭諂媚交

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

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

物婦女預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

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

默曰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

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曰及館陶之役治遠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

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進攻之前設奇伏大破譚軍傷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

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曰聰明行之曰敏達覽古

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於巨岳何意奄

然迷沈墮賢哲之操隨音許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

讐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已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

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

躬布體曰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曰賜環

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為內應開突

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

窳狀又置其冠即入下配覺之從城上曰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



鑿澗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  
 操一夜潛之廣深二丈引漳水已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  
 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  
 為營漳水之曲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  
 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  
 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服已示城中城中崩沮  
 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  
 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角反曰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  
 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  
 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  
 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  
 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  
 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  
 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

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曰

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  
 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  
 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走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  
 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  
 之趨音促譚瘞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  
 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  
 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  
 馬盟令曰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曰次畝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  
 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  
 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  
 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曰屬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  
 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  
 姊宗族稱弟也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

五



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

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

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廢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

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

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手擊之且據

其郡猶可曰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曰為功乃先置精勇於殿中

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強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

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

顛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為玄

菟小吏稍仕中平元年遷為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

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

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

小石為足度曰為己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

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

海收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為猶置也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

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

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

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長八尺餘姿

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

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

州刺史王叡王氏諱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異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詔書曰表為荆

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為賊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

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郡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



畫傅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荆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若袁術因

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

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

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曰利必持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

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荆州

八郡漢官儀曰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

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眾唯

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

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曰觀時變

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

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中死餘眾退走典略

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山岬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擊輕騎守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

同及李催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曰表為鎮南將軍荆州牧

封成武侯假節曰為已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

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已窮來主人無

禮至於交鋒此非收意收受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

遂皆服從獻帝在許昌引眾入荆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眾而退劉表自責以為已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

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

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強不順表誘其為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於是開土遂廣南接

五嶺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揚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一也九真都龐二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

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

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

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益有千數表安慰賑

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闔宋忠等開撰立五經



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  
 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  
 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劉先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  
 故曰今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  
 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  
 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  
 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已向江漢  
 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已附曹操操必重德將  
 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  
 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  
 都許君為我觀其費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  
 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

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  
 加重思表曰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  
 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曰為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  
 也嵩嵩不為動容除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  
 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  
 之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也十三年曹  
 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而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身香聞數里也在  
 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曰琦貌類於己甚愛之  
 後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瑁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  
 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  
 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瑁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  
 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已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王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規出討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之眾聞而傷焉遂曰琮為嗣琮曰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傅子曰巽字公節瑒瑒傳遂有知人鑒識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曰觀天下何為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曰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曰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曰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二者皆短欲曰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

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曰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已自存也誠曰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漢水入貝今夏口也操曰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曰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曰嵩為大鴻臚已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曰疾退終表世不仕操曰為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曰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已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也悍勇也深籌高議則志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



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佞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可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儷漢舳雲屯冀馬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為魚儷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舳後持柁處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闕圖訊鼎禋天類社闕圖謂若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禮爾雅曰是類是禘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矜彊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到備襲許海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為用雖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回皇家屢身頽業喪家嫡也屢憂也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四下

七月十五日